



## 我的独库公路

□余江

每个走过217的人心中,都有一条只属于自己的独库公路,尽管沿途的风景是相同的。而对于没有到达的人,可能独库才是差不多的模样。

当我夜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的木屋,当我停车在塔里木盆地的西北边缘,盛夏凉爽的风明显刻着天山山脉的痕迹,带着浓浓的西域风情。当我在独山子大峡谷,隔山问候的呐喊,那沙哑的音浪,我相信能够穿越山峰、幽谷的深度,我感觉到时空交错、人间值得。

不知道是遗憾还是幸运,26年后当我只身一人再次飞临这块地广人稀的西域大地,带着小几百号人的使命,也带着几分小确幸。临行前一段时间既定的同事或亲人都因为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共赴山河,将我孤身一人推向那茫茫戈壁和大漠孤烟。我飞行五个小时三十五分到达“地窝堡”机场,有一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

幸好有乌鲁木齐的朋友王总亲自接机,并一切安排妥当。随后第二天就按照既定计划开始独库公路的旅程。

其实1998年我就和这条路有过一次擦肩而过,那是我第一次的新疆行。那年那月,我和两位友人从乌鲁木齐自驾进发察布查尔县。我们一路向西,行至奎屯,吃完大盘鸡皮带面问当地牧民察布查尔县怎么走?他们不厌其烦地忠告我们走连霍公路一路向西比较好,走奎屯向南翻越天山的217,那太险了,滚石和滑坡是经常发生的。然后还要穿行沙漠,太难走啦(当时的连霍高速石河子向西只是公路)。显然,那时的我与赛里木湖、果子沟、伊犁河更有缘分。

多年以后当独库公路火遍大江南北,我知道,它就是217,它离我愈来愈近了。

今天我全程驾驶了独库公路的盘山道。我是从奎屯服务区坐上驾驶室的,之前的高速路是王总驾驶。历经上千个弯道和无数次上下坡,一直开到巴音布鲁克,当然其中下来多次看景。不知道巧合还是常态,今天我们经历了大部分的晴朗、多云,也享受短暂的下雨、下雪粒子(王总介绍)。翻越天山山脉,不是一座山,而是要翻越几座山峰,我没有查阅资料,自己感觉单程有五座山峰吧。所以我们反复看到山脚下牛羊成群、绿草如茵的天山牧场;半山腰的山川烂漫,碧玉湖的那份蔚蓝和被阳光偏爱的时光,以及山顶只有零下6度的

冬日风光。

当然,对于黄海之滨、全国唯一没有山的地级市的一员,令我最震撼的是3500米海拔以上的天山之巅。那古远的冰川在骄阳下坚如磐石,恍若隔世。难怪有人说:看一次雪山、冰川就等于看一次心理医生。我不知道它们成形于何年?也不知道它们还能坚守远古使命多久?我看到了顷刻间落下的硕大雨滴、还有被称为“雪粒子”的“太阳雪”,天山的冰川一定有上苍的眷顾,若不然,何以屹立千年!这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岂是人类可以肆虐!我婉拒了王总多次拍照留影的建议,我担心我滚烫的内心会伤害到古冰川的那份坚毅。

夜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木屋,疲惫和疲惫慢慢弥漫起来。我迷糊地回忆这一天的天山之路,似乎是多年前的那一场并没有错过。六个多小时高度集中注意力的驾驭,山谷错落,弯移景异。反复交错的时间空间和视觉上的概念差,反而让我转换得越发简单,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好让我生发更多的卑微感,也清空了很多的尘念。尘埃的伟大就在于它始终在落定、安放自己。

文字和照片可以记录风景,但无法记录天山给予我的感动和深邃。

这盘山路,看起来曲曲折折,走起来跌跌撞撞,却是扶摇直上。其实独库公路,来路和归途是同一条,全凭路上的一条橙色的线截然分开两道相向的车流。人们共同坚守契约规则,鱼贯而行那么永远畅通无阻,最为便捷,众人皆能如期如愿;如果谁逆势而动,逆向而行,那是极其危险的,轻则车祸、添堵,重则不可言状。另外我还发现,独库公路全程没有岔道,虽是艰险,其本身就会指引人们一路向前、高歌猛进。人生也是一定有太多这样披荆斩棘的路,纵使千万,我只独自而来、而去;纵使千万,我依然不惧、不拒;纵使千难,我也只会坚守那份执着。

今夜,我在巴音布鲁克;今天,我走过独库。这是一条天路,这是一条千余个弯道和无数艰险的来路。

我不幻想有那么一个时段能把所有的弯路走完,我更不期盼余生皆是坦途。我是来看独库公路的,我也不是只看独库公路的,我是来看,独库公路上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作者简介:江苏建湖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

## 补 丁

□虹雷

补丁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但在过去是随处可见的。只要提到补丁,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衣服。

那时物质还较匮乏,很多东西都要凭计划,棉布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衣着上,一般人很难穿出一身没打过补丁的衣裳,就连县社的干部们,衣服上也是很少没打补丁的,尤其是裤子。补丁有土洋之分。土补丁是用针线手工缁上去的,布块不太平整,针脚疏密不一。洋补丁是用缝纫机补的,布块剪得大小适中,缝得也较服帖,色差相对接近。土补丁大多是农家妇女的手艺,难以讲究色差,找块布只要把破洞遮住就行了。用缝纫机打补丁的,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人了,普通百姓没这么讲究,也讲究不了。

其实打补丁的何止是衣裳?家里的锅碗缸盆也有补丁。锅烧漏了,碗打破了,缸盆裂了,这些东西不是坏了就随意扔的,扔了就会给生活带来不便。一口锅虽说只有两块多钱,可这两块多钱可不是家家都能拿得出的,补一下毕竟还能用些时日。加上计划经济年代,买东西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哪怕是一盒火柴。补锅没多少技术含量,走村串户补锅的,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他们隔三差五地到庄上走一趟,一路走一路吆唤:补锅噢!声音传得老远。家里有锅漏了的,就拎出来补一补。补锅论眼算,在沙眼上打一个补丁多少钱。补锅很简单,剪两片一分钱大小的小铁皮,中间铤个眼,抹上油灰用铆钉铆住就行了。如果是锅底裂了缝的,那就要溶化铁水修补了,那个要麻烦得多。碗缸盆罐等陶瓷器皿的修理补锅的修不了,那要等锡匠。所谓锡匠,也就是打锡的。锡是一种铁件,将一块铁板的两端捶尖,将尖端部分再折成九十度的角,涂上油泥嵌入物体,将原本分离的两个部分固定到一起就行了。锡有大小之分,修船架屋用的是铁匠铺里打的大锡,锡碗盆之类用的都是铁丝锤成的小锡。俗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锡匠玩的不是锡,是金刚钻。没有金刚钻,瓷器上打不了眼,锡就没处生根。锡匠在坏了的瓷器或陶器打上眼,然后在创面上涂上油泥,重新安装后打上锡就成了,简单得很。不过补过的锅,不能铲锅巴。打过锡的缸,不能常挪动,否则稍有不慎,就前功尽弃了,因为这些器皿补丁只能打一回。

在草屋上打补丁那可说是家常便饭的事了。那时家家草屋,屋上盖的不是茅草就是茅草。若是刮起一阵狂风,吹飞了屋上一团草,正如杜甫所吟“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草刮飞了,你得赶紧再找一团草给草屋上打个补丁,迟了,要是再来一阵狂风,就会来个“多米诺”效应,刮飞的可不是一处两处了,说不定能把屋上的草全部刮飞。屋上要打补丁,墙上也要打。墙是土堡头垒的,要是有一处被雨水泡坏了,天晴后也得赶紧用烂泥糊上去抹平了,这事一点懈怠不得,防微杜渐,一旦面积大了,就会有倒墙塌屋的危险。

那时生活中有许多这样那样的补丁,其中不少看似不是补丁,其实也是一种变异了的补丁。比如吃的,大多数人家饕餮不继,糠菜半年粮,这糠菜就成了维持生计的补丁。桌子横档断了,承重力差了,一碰就晃,用铁丝或绳子缠绕一下继续用,这捆扎物不是补丁是什么?家里所有家具或用物,能将就用的绝不废弃。这绝不是什么节约,是无奈。市面上木材没处买,家具坏了,能用钉拴的就用钉拴,不能拴的就用铁丝捆扎,修修补补将就了事。能用就行,顾不上好不好看。

自古至今,补丁从未消失。高楼大厦,年久难免修葺。名贵衣物,未必见疵就扔。道路破损,破路埋管,这些都会留下修补的痕迹。总之,补丁掩盖的是瑕疵,存续的是希望。在某种环境下,补丁也是一种动力,一种警示,让人更懂得珍惜的含义。

作者简介:虹雷,原名严虹雷,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发表小说散文300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5部、小说集3本。